

◎全權蒙大人 (Mongulot) 在政府會議演說摘要

本年西十一月初十一十二二十三等日。在西貢開東洋政府會議。權全權蒙大人讀開會演說一篇。向會議報告關於東洋之政治經濟財政等問題。言之頗詳悉。茲本誌摘譯其大略如左。

最先大人述沙露全權之政策。在乎開化南國。而大人亦炤從此政策而施行之云。繼述歐戰之局。極讚揚戰勝之軍隊。及東洋人對於大法之感情。

繼述東洋之情形屬於政治者。大人云。本年在東洋境內頗稱平穩無事。只北圻上游及哀牢有發生些小變故。亦不過邊陲蠢動之常事。不足詫異。一爲平僚亂事。由習兵諸人起變。遂於中國土匪結黨。而延蔓於東潮。劫掠屯田所之西人一西婦一。其後因政府以兵力驅逐。故彼輩不得不歸還兩法人。而遠竄於中國地分。一爲屬於坡江上流奠邊府苗民之起變。此事由於苗種民與太種民激發而生。初辰由蠻民之輕鬪。而動煩政府軍隊之干涉。致被害者上尉一人。中尉一人。然現日已漸平定云。

大人又評論安南人之思潮。近日有發起屬於政治問題者。如近辰於安南上流社會中。或因既受大法之教育。或從事於政府之諸人。有提唱各個新思想。有意欲要求屬於政治之權利云者。大人亦知此諸人寔有爲國之誠意。只欲自國日臻於進步。而非欲有阻礙於大法政府之主權者。然察之此諸人之主義。無論在南圻中圻北圻。皆欲政府開放其權限。俾自家得以參預國中之政治云云。因此大人演解大法嗣來對於東洋之政策。乃是寬容政策。只在以開化本地人爲目的而已。大人乃設一問曰。此政策豈有違悖於安南上流之希望者乎。使安南人今日若得操國內政權。可以

施行。若保護政府之政治乎？決然未也。只觀之近日與華人爭商之起唱。誠爲輕率暴動之舉。全無何等結果。則足知彼等未具備參預國政之資格。

然大法政府對於越南國有師弟之義在。故大法常爲越南國民締造其資格。如各處皆設立諮問議會。俾本地人得以商議地方內之利益問題。然締造方法。當以其漸。必歷久年歲。非可一旦而就。故越南國民亦不宜躁急而要求其自力不能担行之事件。只待政府隨其國民程度。而逐漸開放。以擴張其權利焉。最要者不宜有暴動之舉。何也。若有此等態度。一則失政府之信用。二則使政府不得不以嚴刻之手段爲之對付。不誠自己反招其危害耶……

大人又繼述屬於東洋經濟之情形。有曰。嗣來東洋經濟只見年年日臻於興旺之進境。今試就五年一期。東洋境內商業上之私部分平均之點而計算。則得如左之數目。

自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七年得一百九十四兆佛郎〔西貫〕

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增至四百二十四兆佛郎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七年增至五百十二兆佛郎

一九一八年雖遇歐戰方酣之日。而東洋商業之私部分亦達到 594,396,000 佛郎。

他若東洋商業之公共部分。則亦有增而無減。詳查左數。

一九一六年…… 569,511,000 佛郎 一九一七年…… 803,375,600 佛郎 一九一八年…… 817,900,900 佛郎

至今一千九百十九年則反見減縮。雖未終年故未能作統計。然可預知夫今年商業之減縮者。乃由各地粟米多被荒歉。故政府禁止運米出港。又由於銀價太昂。致出港各商因之而停滯云。雖然。只觀察東洋經濟之大勢。則足知愈日愈臻於盛旺。並此後田地既盡闢。則其財源日見豐富。

無疑也。政府對於經濟一途。亦竭力助其發達。去年歲尾於西貢開一院俾得研究屬於國內之產物。名爲科學研究院。以贊助農工之進步。又於法國巴黎開一東洋工商局。使東洋之工商業。得與大法之工商業相聯絡。又於全權府內增設一經濟廳。俾得調查國內之農工商及搜集各個消息云者。非僅此也。政府又以錢助給於各工商家。俾得興建其對於地方有利益之局務。又起行極大之工程。以贊助農業上。如引水入田一事。於一千九百十八年費一百六十五萬四千元。一千九百十九年增至二百三十四萬八千元。至明年另增至二百八十二萬元。此等工程現已舉行。約千九百二十年則可以告成功也。炤章程內則明年政府欲灌溉在 (Ké-sai) 地方十萬西畝之田地。又開一運河以洩珥河潦天之水。屬北圻治水問題。則自今年始。政府已決起行。無復有研究議論之餘地。已決定修築舊辰河堤。並增浚洩水之江道。〔除底河一條。江心不利於水流。故於利用上太少。〕經理永安省之貯水區。以防大潦之日有所注洩。要而言之。政府之所最注意者。在乎贊助農民農業上之便利者也。

前者已言本年東洋商業之遜色。乃由銀價之昂騰。夫銀價太高。則最先者歌啡樹膠及鑛物等項之出港。大受其損害。此各營業家在本地之經費。全以銀支出。而沽貨於外。則又認佛郎之數。故虧本者多。不敢以土貨出港。其次則領徵政府長期限之工程。締結合同。以佛郎計算。前此銀價廉平。計之有利。今日銀價高漲。不免吃虧。然察之。此不過營業個人之利害。於公共團體無關係也。雖然使銀價長此日漲。亦爲一國經濟界之惡影響。法政府曾於內閣中設委員會。預籌方法。以期銀價之一定。從理說上。此亦爲計之得。然大人語意中。又以爲此計想難施行。大人曾舉其理由。詳細解釋。有云。今日銀價高。則東洋市場之銀貴。若突然減價。則寔於東洋有害而無利。且也欲銀價之一

定。則須多發行紙幣而收回現銀。下令迫使強行紙幣。使紙幣不復與現銀相對。而有漲落之弊。此方法決然不能施行。因本地人民不慣用紙幣。除都會地方外。其餘村野皆以現銀爲貴。今若此強迫。不免有違悖民意。由此各理由。而大人未必其有限定銀價之一日。然此問題必由法政府解決。大人特不過在此略陳已見而已。大人已先預備呈請法政府。宜以多數之銀毫。寄到東洋。使民間便於交易。又傳令於北圻中圻各地方多鑄銅錢。以代替前此之鉛錢。又擬鑄出價等半仙之銅錢云。最終大人又略言東洋財政之情形。一千九百十八年於年終東洋之預算數。剩得十三兆十八萬四千元。然此多數之剩餘。一半由於支消款之剩餘。一半由於鴉片之溢收。去年各收入之款。總數四十八兆三十四萬四千四百十六元。而其間鴉片占得二十兆九十九萬三千九百二十四元七毛三仙。是已幾占其一半部份。觀此則知鴉片一款。乃爲東洋預算之大尊。然近日在法國議院有宣佈禁煙之律。若是則東洋之財政恐不免於窘迫。卽如本年(1919)收入之款。已見減縮。年終所剩不過五六兆元。而於來年則此五六兆元。恐不復得。而預想必增。摘取預貯庫內約十二兆元之數。方爲足用。現今預貯之數於六月三十日以前計。只存十六兆半。若增取十二兆以補充來年(1920)之預算。則僅存四兆而已。至來年終期而幸得六七兆之剩餘。則預貯庫中最多者亦不過十一兆。欲回復舊數。則須如何設法。使得增加五兆元之額。而後可。况千九百二十一年之預算。未知何等配置。使得舉行近年來組織未完之工程。只望從今以至於斯日。東洋財政之情形。有何等之變換。若長此如現在之狀況。則亦誠爲可憂危之問題者也。大人意中欲施行各項新稅。如法人之身稅云者。然此款猶爲未足。大人又結論云。欲補救東洋之財政。則自今日始宜保守節儉之政策。宜整頓各行政機關。使經費之減縮。若此則賴有經濟之擴張。而東洋之財政方有餘裕云。

國民理財之新人物

阮伯卓

欲爭商者宜取鑑於白泰樞君

吾儕生於此商戰劇烈之辰。近瞻遠矚。見世界人商業之發達。如此其速。而我國民則生計困苦。財政支絀。且又被束縛於華人商軛之下。則無不狂呼怒號。披荆斬棘。以闢我民經濟界之生路。各報執筆之士。嗷嗷呼於世人曰。爭商爭商。少年學生亦踴躍奔走於道路曰。抵制抵制。噫。此等熱心。誠亦我國商場上幾有變改之徵兆也。昔之視爲末藝者。今已公認爲國民生死之關頭。昔之鄙爲下賤者。今已公認爲同胞解救之前隊。商戰乎。工藝乎。想今日我國人。無不傾向於此一方面也。雖然爭商爭商之問題。此非可以理論得。而非僅以熱誠得之也。僅以理論言。則侈論歐美之商業。幾亦疊疊動人聽。然歐美之商業。非不足取法。而好高務大。恐未能適合我國經濟界之情勢。僅以熱誠言。則呼醒同胞之迷夢。幾亦可以奮起國民營業之心。然同胞之迷夢。固不可不打破。而不示以寔行之方法。則於社會之進步。亦終無所裨益已耳。然則今日吾儕欲求國民理財之道。則當研究其適合我國經濟界之情勢。及其寔行之方法已耳。噫。余何人斯。敢以情勢及方法貢獻於我社會。大凡未經商場之寔驗者。則除鼓舞奮激之外。安敢逞筆端之言論。以爲營業寔際之指導乎。蓋商戰者猶之乎軍戰也。鼓動同胞及軍士之愛國心。此言論家所能爲力。若夫退守進攻之方略。攻城奪將之計劃。則除非有軍事寔驗家。恐一切局外人不能紙上談兵也。記者非營業之寔驗家也。然際此爭商問題。現當萬口同聲。千人響應之辰。記者欲舉寔行之方法。爲我社會獻。則惟有指出我國營業之一新人物。叙述其歷史及營業情狀。與夫發達之光景。以爲我國人爭商之公鑑。吾儕當

知夫憑於理論者。不若憑於事寔。取鑑於外國人者。不若取鑑於其自國人。故此篇之作。記者寔深爲社會上之經濟問題。揭出一最近之事寔。指出一最新之人物。一以證我國人有營業之能力。二以爲我社會營業上之龜鑑。三以期望我國人取法於近。以並駕齊驅於商戰場也。

外國人之評論我民族者。多謂我人只沉迷於做官之夢。而不競進於商賣之途。只拘守夫舊傳之業。而全無進取之氣。如某遊歷家。著一書題爲「印度支那遊記」。有曰：「安南人昔時之習尙。只以應試博得一第爲他日進身之階。可躡取富貴。自受大法保護後。則爭趨於學堂。學得法語。足供交涉。卽有求官之夢。若夫商業工業各種寔用學。則安南人寔未嘗涉其藩籬。故其國民無營業之能力。」云云。噫。此等之觀察。豈足爲正確乎。夫宇宙間無不變之世局。卽無不進之國民。况處於今日舟車四達之交。社會變遷之情狀。月異而歲不同。我民族亦世間靈秀之民族也。亦得略受大法國文明之影響也。豈甘沉迷醉夢。以自安於退化乎。可惜者彼一般遊歷家之觀察。徒爲耳目所蔽。錮而未能得我民之真相也。諸君乎。記者豈好爲大言。以誇張其自己民族哉。記者不必歷舉史冊上所著名之人物。向諸君道。記者只就現時之人物。其有關係於社會經濟情狀者。以爲之案證。想諸君試一讀斯篇。亦足以覘驗安南民族今日已達到何等程度。及現有何等能力也。今記者欲舉出之人物者。卽前記者所謂最新之人物是也。卽屬於工業商業之寔驗家。可爲我國人之公鑑者是也。其人爲誰。余請於左詳叙之。

夜深更靜。汽笛一聲。嗚嗚然。長鳴於珥橋之邊。醒覺我都城無數之人民。起而相告曰。此安南人之火輪船將泊岸也。朝日東升。夕陽西照。映耀一片旗光。飄揚於曠野之江濱。遠村之渡頭。使牧豎樵

兒黃童白叟。走而相告曰。此安南人之船旗。航行於各江道也。爲此火輪船之主人翁者誰耶。署此船旗上之名號者誰耶。余想不必大書特書。揭載諸紙上。而人人無不知其爲江海輪船公司主人白泰權君是也。

白泰君乎。安南現辰之人物。豈不有政治家。學問家。軍事家。與君齊名。然本論所重者。社會經濟問題。則君之事業。當供爲吾同胞研究之一學課。白泰君乎。安南之營業家。豈不有資本儕於君。然其勇往獨立之氣。運籌決勝之才。恐未必如君之進取。故宜以君名爲商場最新人物之代表。且也。我國營業家。多屬遭遇致富之幸運。或坐享天然之田產。贏得大資本。以名於世。其事業不足示法諸社會。求其慘憺經營。冒險進取。以成大事業。如歐美各富豪之資格者。則惟白泰君其人耳。君乃安南純種。而其立業者無異於歐美人。觀此則足知安南人亦有營大業籌大商之資格。此吾儕所以表揚現在之白泰君。以期望於我民族後起之千百白泰君者也。

雖然。白泰君之名。想已普遍於我國民之耳矣。然吾儕欲舉君名以問世。非僅視之爲著名之陶朱倚頓已耳。蓋吾儕欲叙君之身世。君之事業。君之志氣。俾吾人得資考證。以謀經濟上之進步。噫。白泰君何人斯。而管有數十餘艘之船隊。君何人斯。而指揮一千五百人之工隊。君何人斯。而管治億兆之資本。君何人斯。而日日得與歐洲之倫敦巴黎。美洲之紐約。亞洲之日本。各大商家。書電互相來往交易。試觀君之商業之才能之勢力。誠亦不愧爲我南國可寵愛之貴子。噫。我南民族得白泰君其人。吾儕亦預有榮光矣。然則君從今以前之歷史。非吾儕所急欲聞乎。

△白泰君之事業

(一) 船業

吾儕何以急欲表揚君之事業者乎。蓋事業者顯然之證據也。欲觀人者必先於其事業觀之。然後次及其歷史與心理。若事業不足以見重於世。則其他想亦無可觀察之價值也。

白泰君現辰最偉大之事業者。以船商一事爲特色。夫火輪船航行之業務。我國人未嘗夢想及此。非惟不能曉知夫運載輸送之法何如。而直視彼乘波洶浪之神物。非我國民之手所能主張而使用之者也。因是故境內交通事業。向來只以帆船板渡爲利器。搭客者不過數十人。運貨者不過數十噸。未足以謂之爲交通上最利捷之機關也。十年以前。江道輪船事業。則僅有華商及西商各號起辨。其屬於往來交易之各要道。如河內南定。及河內海防云者。則運載輸送之權。多屬於華商之手。白泰君見本地交通之情勢。若是其關重要。乃私自料曰。凡我南人欲收復自己商權於客商之手。則最先者不得不收復圻轄內各江道之航業。故君遂決志與彼華商爲航業之競爭。勇往哉。白泰君其人乎。方其攘臂以起。櫻彼華人之商刃。而迴顧自己。本非航業之專家。又未必已有過人之大資本。而君竟與彼有勢力有經驗之華商宣戰。噫。若其人無何等之胆略。安敢孤注至此乎。觀此則足知白泰君船商一事。其著手應行之日。何等危險。何等困難。而君營業光榮之歷史。亦從此發軔。夫君對於華人之商戰。經歷者幾許年歲。方其彼此相持。楚歌四面。傍觀者無不岌岌乎爲君担憂。然再接再厲之餘。君得以戰退彼等外來之商客。君又得因此戰績。而光大擴張君之事業。纔未及十年間。而君遂臻於今日之盛旺。蓬蓬哉。勃勃哉。現時之白泰公司。自吾人視之。寔有無限之進境也。噫。如君者不誠我商界中富有毅力者之第一流人物乎。余合姑略叙白泰君船商之歷史。

一千九百零九年北圻各江道之法人航行家莫司(A. R. Marty)公前此與政府訂郵務之合同。纔以是年限滿。白泰君遂租借公之輪船三艘。即飛鳳飛龍及快子龍三號是也。君既得此航行之利器。卽時以之航行於國內交通各要道。如河內南定及南定淡水等處。而此各孔道。則前此華商各號。曾占據交通之喉咽。以壟斷其利權者也。忽無端我越南純樞之白泰君。亦汽笛嗚嗚。然亦船旗飄飄。然直走齊驅。與彼輩於江道上。作雙飛之鳥。聯並駕之轡。華商華商。覩此光景。其能不神愕色變。心荊目棘者乎。然斯辰也。彼之意中。必以爲白泰雖有擎天之大胆。而未經寔地之辨才。以彼一生手。當我商戰場。吾不難合力以傾倒之者也。於是結團體。設計劃。要以殄滅對手之商敵。而後已。吾儕越南人。誰不記憶當年在北圻華人船與白泰船之江上競爭者。爲何如計劃乎。減價與招客。是彼雙方對壘之戰略也。夫商戰一途。而有減價之舉。則其損害之點。想無異於寔地戰爭。亡城破壘之最關重要也。雖然。寔地戰爭。則凡局外人。罹其影響者。不免池魚之禍。而雙方商戰。則凡局外人。被其影響者。更有漁翁之利。吾儕猶記於白泰君與華商航業競爭辰。我北圻人民。凡由江道交通者。已得一番之利益。蓋搭客與運貨。一齊減價是也。然此利益。誰之賜耶。平情言之。雖曰雙方皆減價。則其利益。均受雙方之賜。然使無白泰君挺身以出。則彼華商者。今日增一價。明日增一價。凡我有事。不得不來往。有貨。不得不輸送之。越南民族。其能不甘心受之乎。若然。則今日欲追問減價之利益。將受誰之賜。吾儕可單簡而答之曰。此正越南人直接受越南人之賜而已。越南人者。誰耶。白泰君也。君下減價之命令於各公司船。曰。僅收船脚十分之二。則華人亦下減價之命令於各華船。曰。僅收船脚十分之一。君下招客之命令於各公司船。曰。以茶水款客。則華人亦下招客之命令

於各華船曰。以糖果餉客。要之。自南定至河內之船脚。前此搭客每人三毛或四毛。至此則每人僅五仙三仙之費。運貨一噸不及前此一担之貨脚。吾儕試由此觀之。則足知白泰君此際商戰之受損害者。爲何如乎。白泰君雖單受其損害。而我同胞均獲其利益。然君之損害。非是真損害也。蓋亦無形之運會所驅策。見我同胞乃向來鄉村局處。及以商爲末藝之國民。故假君之手。借君之財。爲一度最簡便最平易之利涉。以激勵同胞之交通貿易的思想。今日山南山北。僻壤窮村。無人不以營業爲重。以閉戶閒居爲最危險。走於商途者有人焉。遊於商市者有人焉。則此後白泰君與華人爭商之局。想不至陷於孤掌難鳴。獨木難支之光景矣。余故曰。君之損害。非是真損害也。雖然。當此損害之辰期。而欲收結果之利益。則非有堅毅之氣。應變之才。恐不能爭最後五分鐘之勝算也。初時吾民無不走相告曰。白泰君危矣。白泰君其將爲華商戰倒矣。然抑知夫君自有制人之勝算者也。君自有堅決之毅力在也。夫常人治事。孰不見難而止。遇險而退乎。况乎難與險之景象。則於君競爭時期。已顯然在目前矣。君租火輪船三艘。一月之租費達二千元。而每次之航行。收入者僅十五與二十元之譜。險矣哉難矣哉。競爭之局。何以能持之久遠乎。然此非可向白泰君語也。君既有敵愾之雄心。又有應變之急智。凡君船之搭客。皆安南人。君於是派人於船上勸說。以求同胞團體心之援助。君又於船上開一樂捐局。別置一箱。凡我同胞欲贊助越南人爭商之局。得以成功者。則於船費之外。隨其好心。多少捐助之。果爾。越南人必愛越南人。必贊助越南人之商業。必求越南人商業之發達。以戰勝其向來洩我漏卮。壟我利權。扼我商路之外來華客。故君所置之捐助箱。有辰開箱亦拾得五元二十元之銀票。噫。此等銀票。不過一銀行紙幣。寥寥然「見字交銀」數語。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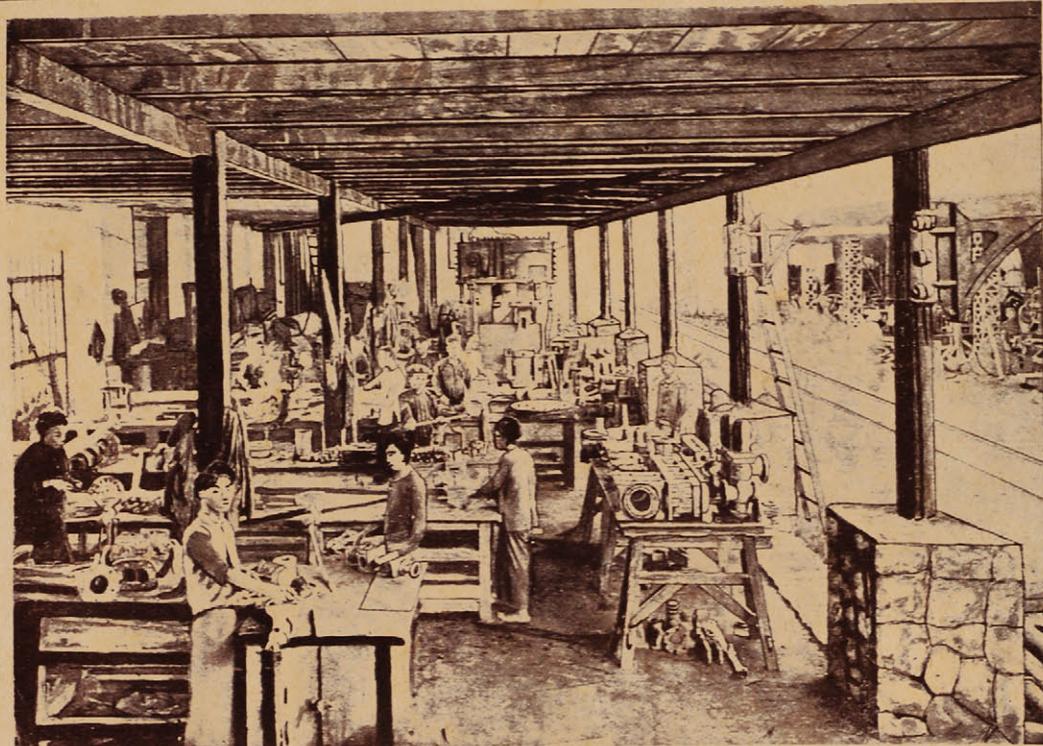
自白泰君捐助箱中得之。是直不啻我越南同胞團體心之發表書也。因我民有此團體心。故白泰船之行客亦愈日愈衆。噫彼華人。雖能以金錢爭。以勢力爭。而不能爭我民族親愛之情。同心之血。使白泰君能於商場上爲持久之戰。而華人亦無可如何也。

至一千九百十二年。君復以船航行於河內海防一條路。此條路亦曾爲華商占據之要路。華商見此夾道挑戰之商敵。能不誓師擊楫。決與力爭乎。於是聯盟各華船。以爲之抵抗。且又謀種種計劃。思有以傾倒之。雖然白泰船號之行客。終見其愈日愈衆多也。白泰公司之營業。終見其愈日愈興旺也。迨其後也。彼華商各船。亦不得不捲甲收鋒。以屈服君於戰酣力疲之最後一日。而君之事業之勢力。由此而有一躍千丈之光景。

大凡世間之進境。爭似行船一般。渡得危險灘頭。便有乘風破浪之會。蓋其難著。其阻力。已經自家試驗。則此後可因此而勇往直前也。白泰君既經戰勝華商之後。君大擴張其航業。收買莫司公司之各船。而前之爲租主者。儼然作船主矣。一千九百十五年。於莫司公未謝世之前。君又收買莫司公之造船及修船機器廠。使自家之航業上。有完全之能力。然其時君所有之輪船。纔十五艘耳。以君之大志。而僅用此小船隊。猶未足適應於自己所組織之前途。故凡有舊船之出賣者。君無不購置應用。憶其時彼華人以其前此曾與君爭鬪之各船。解纜下旗。以轉賣於君之手。吾想爭優好勝之白泰君。能收買此各船。其得意爲何如也。繼而一千九百十七年。因的初云顛公司之破產。君復收買其火船六艘。及其他附船。然此公司之各船。因各債主欲以廉價購用。故君不得不出重價以買之。雖然以重價購舊船。自他公司觀之。其昂貴何如也。然自白泰公司觀之。則更爲適用。何也。由

白泰公司有一造船修船機器廠在也。舊者新之。壞者整之。而依然成爲新製之船舶矣。卽如初云顛在河內碼頭所擱淺之海船套。而一經君之手。亦轉成爲重載六百噸之海船。其利用之方法。修造之能力。亦可見矣。現今則莫司公司及的初云顛公司之江航各船。及機器廠。皆由君一人爲繼業之主人翁。然非特君收買的初云顛公之事業。君復收用此公爲有經驗之助手。君於牢籠人才之手段。不誠可尙耶。自君購得莫司押巴的 (Marty-d'Abbadie) 之製造廠。而君得以修補或新造其船隊。至今君之船隊。幾達三十艘之額。其現方航行於各江道者二十五艘。而其他附屬品如拖船、附船、蛇蘭、及棧橋、棧筏等種。則不計在內也。今試以表揭載此二十五艘之船號如左。

船名	船之性質	長度	濶度	容積	搭客數	航行線
飛鳳	雙轉進鉄機	四十四尺二十五分	九尺二十	三百噸	一千二百人	河內—南定
飛龍	全上	四十尺	七尺三十	二百八十噸	八百五十四人	河內—南定
飛虎	全上	四十尺	七尺三十	二百八十噸	三百人	海防—澆水
同慶	單轉進機	三十四尺五十	五尺五十	一百十四噸	三百十人	海防—南定
建福	全上	二十三尺	三尺八十八	八十七噸	九十五人	南定—儒關
紹治	全上	三十尺	四尺	一百噸	一百二十人	南定—金山
快子龍	全上 <small>木鉄參用</small>	四十尺	六尺五十	一百五十噸	一百六十八人	南定—澆水
徵側	全上 <small>木製</small>	三十四尺	五尺五十	一百噸	三百人	海防—河內
明命	全上	二十八尺	五尺	一百九十九噸	三百人	海防—河內



金
子
木
工
房

1. Xưởng lắp máy 2. Xưởng dệt máy

嗣德	全上	三十尺	四尺九十	一百八十八噸	二百二十八人	海防—芒荖
咸宜	全上	二十二尺四十	二尺二十	一百噸	一百二十人	南定—梧桐
協和	全上	二十一尺	三尺九十	三十五噸	六十人	南定—樂羣
徵貳	全上	二十八尺三十	四尺五十	一百五十噸	一百二十八人	海防—芒荖
貉龍	全上	二十三尺	三尺八十五	四十噸	五十五人	海防—海陽
欽差	全上	二十五尺	四尺	五十噸		附載船
經略	全上	二十三尺七十	四尺	一百二十三噸餘		附載船
總督	全上	十八尺二十八	四尺二十	六十五噸	八十五人	海防—建安
嘉隆	單輪鐵機	三十八尺	七尺六十	二百三噸	六百六人	海防—南定
丁先皇	全上	三十八尺八十	七尺五十	一百八十九噸	五百人	河內—嚳皮
鴻龐	全上	二十五尺	四尺五十	八十五噸	一百五十人	南定—太平
安沛	全上	三十七尺二十	五尺七寸	三百五十噸	四百三十八人	河內—宣光
富流	全上	三十七尺二十	六尺六十二	三百五十噸	四百三十八人	河內—宣光
保河	全上	二十七尺六十五	五尺六十	一百十五噸	二百六十八人	河內—宣光
黎利	全上 <small>木鐵 參用</small>	三十七尺	七尺三十	一百六十噸	四百人	河內—宣光
嚳皮	全上	三十四尺三十二	六尺八十	二百五十六噸	二百人	北圻上游

總數載貨得四千六十九噸零搭客得七千二百七十五人

國民理財之新人物

百九三

今又試於此表內總計中平之度。則各船之容積。總共得四千噸。重載總共得二千噸。各機關之猛力。約達三千馬力。速度之平均點。爲八海里。各船之行客。總計約可搭得六千六百四十三人云。其他又有木製及鉄製之蛇蘭船。及附船。總共二十艘。容積總數一千九百噸。棧橋十三艘。棧筏十六艘。由此觀之。則白泰公司之各船。約一年間。其來往於江道者。總共已達五千次。搭客當得一兆五十萬人。運貨當達十五萬噸以上。白泰君事業之偉大。不從此而約略測知之乎。夫欲經理此等偉大之事業者。則須用多數之工人。須有得力之助手而後可。白泰公司之服務人數。無異於一小軍隊。而君則儼然爲指揮之主將也。在海防服務之人數。幾達一千人。其中分爲兩項。一則在公司從事及應役於各船者。共二百七十一人。一則在製造廠服工役者。六百九十二人。在南定一百九十九人。在河內一百八人。在宣光六十九人。在澆水五十九人。在越池十七人。總共公司應用之人數一千四百十五人。其每月所支出之餉。應在數萬元之額。而其間更有充爲公司各地之代表代理各人物。其表表有名者。則法人者三人。南人者四人。此項人物誠不啻君之參謀部。以運籌決策於公司之內者也。

君航業之發軔地在南定省。故前此公司正局。亦在南定。至一千九百十六年四月。方遷於海防之商賣街及廣東街之中間。而以南定舊址爲分局。而君則駐紮於海防本部。觀白泰君遷移本部之舉。則可以預知君之志。其必在乎挾羣江之會口。謀出海之通路。無疑矣。白泰君雖非風水家。而於經濟上之地理。最有觀察的眼力。試觀如在南定及海防河內各關要之江港。皆有白泰公司所建

立之樓廠在焉。方其建立辰。一般世人。見君卜築於臨江之濱。三义之路。多執風水之說以譏之。而安知此卽白泰所占得商戰之良好根據地也。因得此根據地。而事業從之興旺。遠大哉白君之志乎。靈慧哉白君之眼乎。

除宣光越池各小分局外。現公司有三大分局。卽爲南定河內及澆水是也。每分局有一代理員。以法人或南人充之。自本部遷於海防。而南定設爲分局。以呂君貴振爲南定分局之管理。夫呂君者。乃白氏同心戮力之舊交。而亦於白氏初營業辰合資籌商之故友也。觀此則知君於朋友之義。亦有信用之誠。一千九百十四年六月一日。又設澆水分局。現辰此分局以法人波杯公(Baillon)爲之代理。前此君尙於又安省城領徵市稅辰。曾設又安省城之支局。然自市稅既罷。此支局又插入於澆水。河內分局之設也。始於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一日。其辰則歐戰尙未開始炸發也。此分局之代理現爲法人邑敷初公(Othmarso)我河城之居民。誰不知珥河江岸北寧街口四交叉路間之白泰江海輪船公司乎。高樓矗矗。旗光飄飄。幾若表示於人曰。我越南人亦可以經營商船事業。亦能航行於各江道。而將來必能航行於各海道。嗟我同胞。其厚集諸營業家之土產之物貨。本公司行將代爲輸送於諸君所欲達到之地點者乎。

白泰君之事業。已顯現於吾人眼前。白泰君之基礎。已有確然不拔之光景。然君之營業大志。未嘗一步自限。前此君爲江航之一主人翁。繼此君復欲爲海航之一主人翁。君之名其公司曰。江海輪船白泰公司。則其志可見矣。今日之日。則正君方開始爲浴海浪之預備。於機器廠內。君以純鉄製成一六百噸之平準船。纔於今年西九月七日。落水於海防江濱。將來君欲應用此船以航行於中

圻各海岸。聞君復向歐美各工廠中。訂購三千噸之大輪船一艘。以航行於南圻及中華各海港。並日本斐律濱。星加坡。各地。以搭載行客。及輸送國內之米產於外洋。近日又於各西報中盛傳君有欲收買露箕 (Rouge) 公司各船之意。然此公司前此曾得政府之助給。聞政府不欲此公司以其船業轉讓諸白氏。然則現日雙方之談判。尙屬未解決之問題也。

上叙一段歷史。乃單就白泰君十年間船商之歷史而言之也。夫君著手營船業。纔自一千九百零九年。至今茲未及十年。而其事業若是之發達。則可預知白君將來之前途。其進境想亦無限。世界之商潮甚猛。而白君之澎漲力。亦愈日愈高。黃河一瀉應千里。滙集羣流作海潮。無亦前此君之勢力。纔澎漲於境內之江面上。而今後君之勢力。又澎漲於東海之海面上。并及於世界之洋面上。亦未可知。而此則正吾儕尙以之期望白君。勉勵白君者也。

▲白泰之造船修船工廠

君於一千九百十五年。收買莫司公司之工廠。吾儕已前叙之矣。君之買此工廠。其手段最靈捷。亦可爲吾同胞商界取法。原前此君有輪船。而無工廠。故於修船之舉。常顧海防各西廠代爲之。因此而受重費。或被人之要挾者屢屢矣。因莫司工廠之出兌。君欲購置備用。然購買之場合。最爲困難。蓋其他各廠。恐一旦白君得此工廠。則自己反失却其要挾人脅制人之勢力。而修船一事。又爲航業家之最要也。設計以阻止之。遂至有擬向莫司工廠爲長辰間之租賃。不妨空置於無用。使白君束手。以壟斷其利權。險哉。世人之爭商也。而幸亦敏哉。白君之應事也。君與莫司公爲秘密買賣之談判。於他人不知不覺之中。而出賣此工廠之契證。已入於白君之手矣。噫。商業之競爭。若是使自已不小心辨事。安得與人共言權利哉。

今日海防港上之製造事業。儼然有一越南人之白泰工廠在也。此工廠雖未敢比肩於歐美日之各大廠。然自君之航業觀之。則最爲應用最爲便利之機關部也。廠在禁海江岸上。占得良好之地勢。炤法律上。則私人不得於此地建屋設廠。蓋以其最關要之地也。然此地於大法國未保護之前。原屬於私土。今入於君之手。卽爲君私產。有購置之權。因此而君得占一條江岸線之便宜地勢。其既經設有廠屋之部分。面積六萬五千四百八十西方尺。其餘又有長五十西尺之船溝。及一百二十五西尺之船渠。可以淺擱得三百噸之船。以修造其外套者。又有一區地。可以設製船之渠。能收容其千噸之船艦者。

至於廠內之各個機器。亦足以供應於修整及製造輪船之用。使君廠而僅有修船之任務已耳。則亦有餘力足以兼管公司外之各工務。然君又以製船爲業也。故終年僅供爲公司用耳。其他不暇及也。

今吾儕姑就白泰工廠各機器之大概略計之。有一汽槌。重力一百二十箕臚。升壓之度四十五分。 (0.45) 一剪機可以穿透三十生的 (30^{th}) 之鐵片。並剪斷四十五生的之鐵板。並有輪削機。鉋削機各具。又於廠中有鑄爐兩件。可以鎔鑄五噸重之鐵。及造船工廠內之各個器具。無不具備。近日君之造平準船也。凡各機關部皆於廠內製造。如船之機器包套及兩軸。則已製成。汽鍋亦不日鑄就。只煙筒則寄買於美國耳。聞平準船將於今年歲尾起始開行。予竊想於開行日。則在中圻及各地之海港的人民。皆拍掌歡呼曰。我越南人之製造才。已發見於海船事業矣。雖然。白泰君工廠之製造事業。非僅取用於君廠內之機器已者。更又取用於君之腦力之應變才。方預備製平準船之先。

則因歐戰方劇。夾釘一項無從採買。夫製船而無夾釘。則不啻縫衣而無針線耳。他人處此。誰不束手坐觀。長嗟短嗟者乎。然白泰君決非見難而退之人也。君進廠之督工而告之曰。船猶可製。何況夾釘。吾其自制以應用。然製夾釘之機器。則未之有也。君於是遍閱機器教科書。見有製造夾釘之機器的圖樣。君拍案笑曰。得此足矣。於是使畫工以其圖樣繪出。自製機器。自此機器製成。而造船之舉。不至於停頓。而白泰君之工廠。今又增設一製夾釘之機具。噫。此不誠證明我越南人進取果敢之氣哉。

向來外人多以遲回觀望。拘舊守拙。譏我越人。而我越人亦常以此自棄自侮。然請試觀白君一人之營業。則我國人決然有進化之資格。世人又以偷安苟且。譏我越南人。然凡譏誚我之諸人。曷不一巡遊白泰之工廠。廠內裝置井然有條。而上自監督。下至工役。皆是安南人也。吾想歐日各廠。亦不是過。縱曰南人狃於苟且之習。安得若是齊整哉。

觀察白泰之工廠者。誰不曰。主人翁其必用精手之技師。或各工業大學校專門之學生出身。以監督此工廠乎。然而非也。非技師也。非工藝學出身之博物諸先生也。監督此工廠。乃屬於不曾遊學國外。不曾投入何場。只在本地各廠中充爲督工而成工藝熟手之阮君文福其人。故大概從學校的調查。以歷計工學出身之人物。則阮君必不預列。而從實行上調查。以歷計工界經驗之人物。則阮君又何讓人。阮君文福乎。我國得君一人。而本南風誌所謂模倣製造家之資格。可援君爲案證矣。阮君爲最精於工藝之能手。非惟修船之事。君優爲之。而製船之事。君亦親督行之。然白泰公。司修船之舉。亦有辰較新製更爲艱重任務者。如一千九百十三年快子龍船。一千九百十七年安

沛船一千九百十九年富流船。各增其長度七尺。其修補之工程。何等困難。有辰補短截長。東頭西尾。結合而成。然一經阮君文福之匠心運用。則轉成堅固利用之新品。故公司內雖慣買舊船。然縱今日舊主重臨。亦不能認得本來面目矣。其新製之船也。則有丁先皇船。鉄製輪轉機。重載一百噸。猛力二百馬力。嘉隆船亦鐵製輪轉機。重載二百噸。猛力二百馬力。現今則方從事於製造平準船。其模範格式。亦全由阮君文福創製。聞這平準船。純以鐵製。大概有左之特色。長四十六西尺。濶七西尺。二十分。腹高三西尺六十分。發動機四百馬力。船有兩柱。每柱重量十噸。船之重載六百噸云。我兩國。人既有白泰君自創立其製造之工廠。復有阮文福君自監督其製造之工業。此所謂人才必有偶無獨。而越南人今日之程度。想亦掀高得幾許之階級矣。然白泰君又欲應用人才之衆多也。又欲以工藝之質味。遍餉諸其國人也。故君於工廠中。開一學藝班。以教練工人之子弟。現今已有三十餘學藝生。君又欲擴張增大之。以收容學生入學。聞已有三百餘生。方報名求學。吾儕預想此班開校之期。則其中寔地習練之遊藝家。必成就得優美之成績。而較勝於今日研格物。明日習專門之需費。辰刻矣。然而學成多人。則白泰公司又多得應工之人數。則君之練習工人者。不啻練習自家商戰工戰之軍隊。白泰君乎。亦營業組織上之最有方法者也。

▲白泰君船商外之其他各營業

凡社會上可以覓利之業務。皆在白泰君所經劃之腦線中。無論前此君之資本未具。而尙經營諸木商米商等業。迨至君稍有營業之資本。則君領徵在南定之抵當局。此局有呂君貴振合股開辦。故今日以呂君爲管理。夫此抵當局之開辦。亦於君爭商上經一險難之辰期也。君挺身爲此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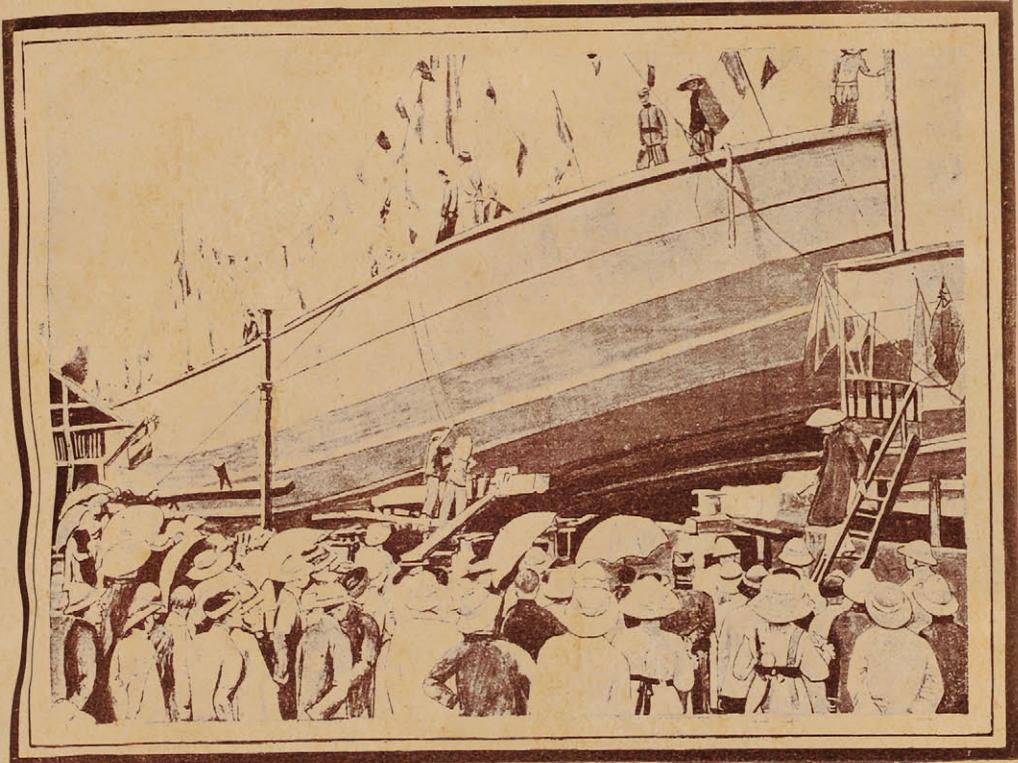
領徵人。直不啻君向華商爲最先辰期之宣戰。蓋我國向來商權全落於華商之手。市場之各個利源。已爲彼輩坦大腹而坐享者久矣。况抵當的營業。乃彼輩之長技。彼輩曾引以驕人口。非我莫能辦此。然非僅彼輩設此誇大想也。卽政府亦竊計曰。此繁複之營業。安南人決不能辦到。因是而南定省當辰之官吏。亦竭力阻止。君使不能與華人爭此局之領徵權。險哉。越南人爭商之道乎。然一往無前之白泰君。竟得以戰退華人。收回權利。卽至抵當局成立之後。局內各辦事人。管理也。鑑定人也。書記也。君全以安南人充之。而維持至今日。且又有興旺發達之光景也。噫。世人謂南人無爭商之資格。曷不於白君營業上一考察之乎。

與抵當局同辰而並起者。爲領徵市稅及清化之客棧。太平之酒局各事。南定市稅自一千九百零六至零九年。清化市稅自一千九百零七至零九年。又安瀆水市稅自一千九百零六至零九年。其後因政府之罷徵。而君亦停止此等營業。印館事業。君亦曾經一回之試驗。君於河內出資五萬元。以創立在行。凡之印館。卽今之東京印館。而本南風雜誌所印刷之地址也。此印館成立後。君遂轉讓君之內弟黎文福君管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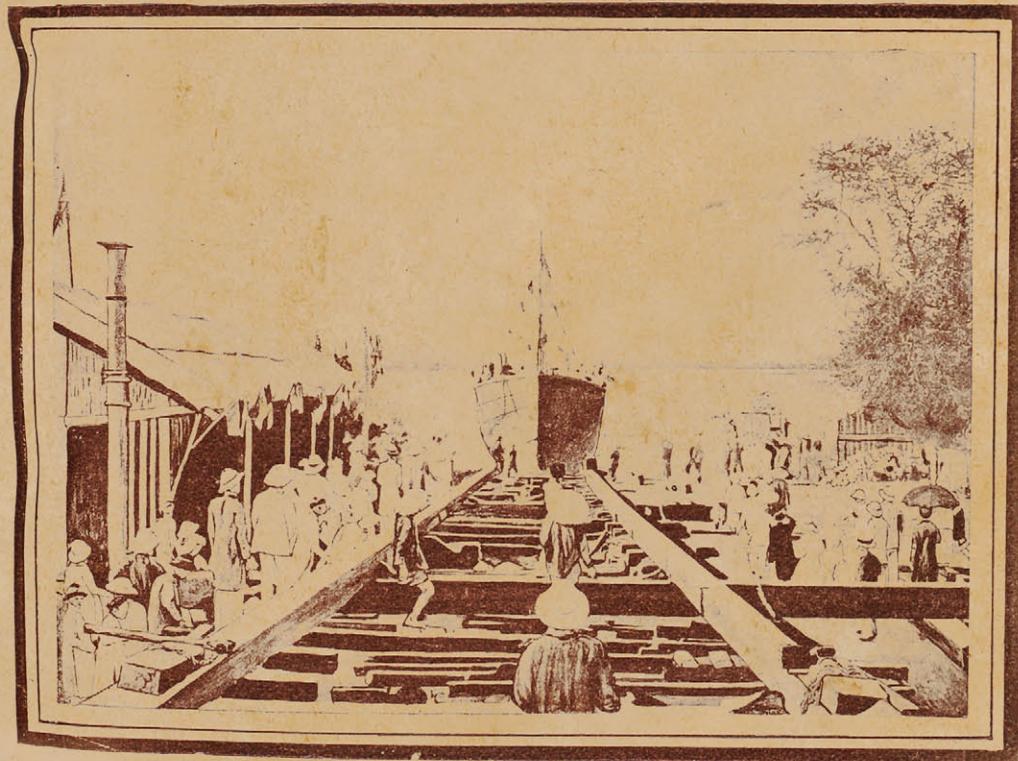
且白泰君營業之範圍。誠四方八面。原無限定。卽前者余已言。凡可覓利之業務。皆在君所籌畫之腦中者也。其君已舉行之業務。則已彰彰然在人耳目。若夫屬君參謀部所籌畫之預計。何等偉大。吾儕不妨略舉。以向我同胞報告焉。

未戰爭之前。君曾謀於南定。設立碾米機器廠。已寄書於德國之Hambourg城。購買機器。及各個整備。亦已周妥。使遲之一兩月間。則機器接到。而碾米廠成立矣。不謂因歐戰發起。事遂停頓。今大戰

平準船預備下水之景光



1. Tàu « Bình-Chuân » lúc tháo chốt, trông đặng mũi (Nhà rạp là chỗ quan Đốc-ly Métaireau cùng phu-nhân làm lễ đỡ đầu cho tàu — Người trên rạp xuống là ông Lê-quí-Chấ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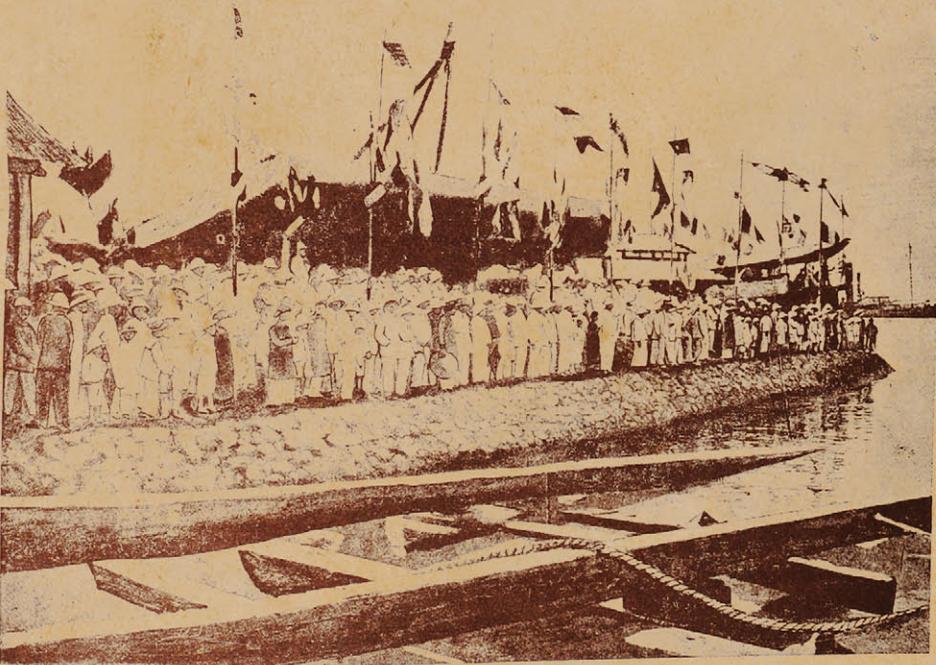


2. Tàu « Bình-Chuân » lúc ở trong xưởng thả ra ngoài sông

禮慶之水船準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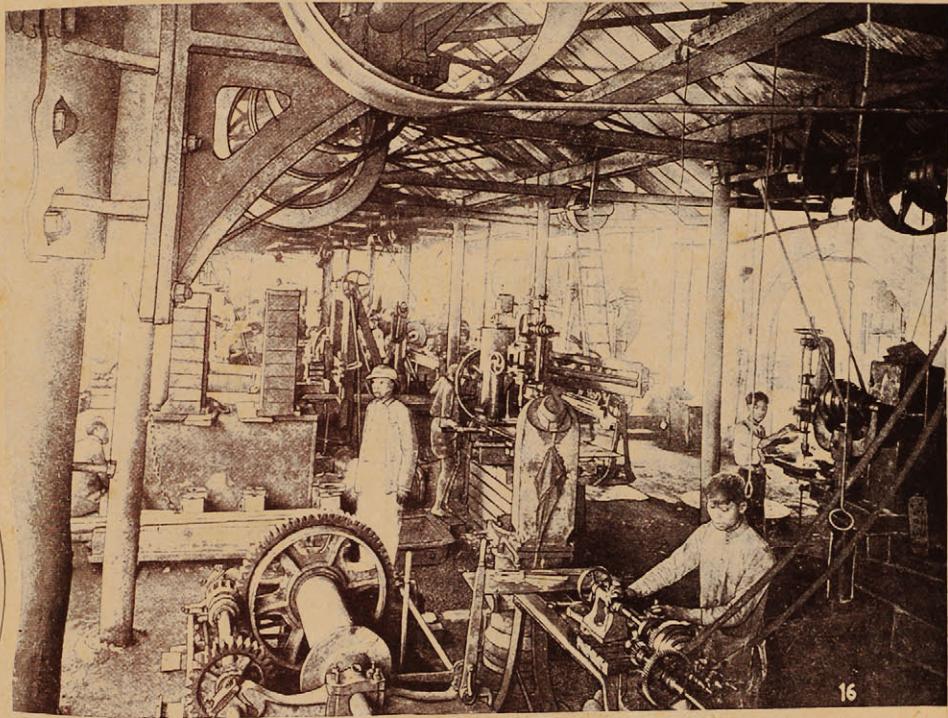


1. Lễ hạ thủy tàu « Bình-Chuẩn ». Quan Đốc-ly Métaireau dương diễn-thuyết đáp lại lời diễn-thuyết của ông Thịnh thay mặt ông Bưở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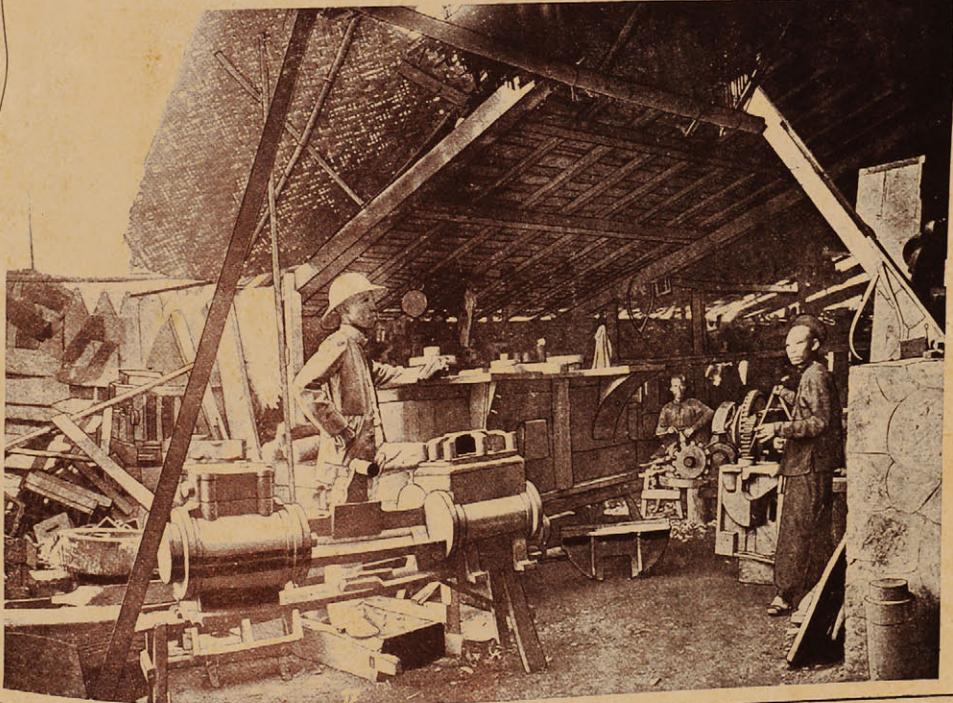


2. Rạp các quan đứng

輪削機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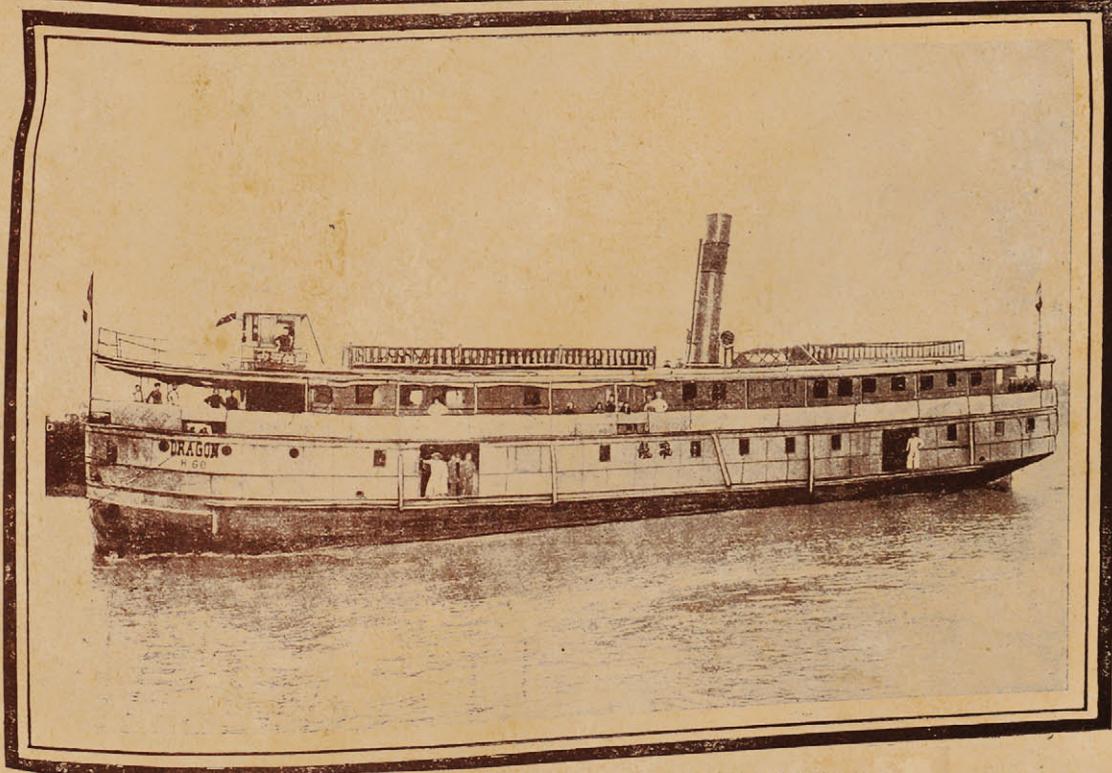
製模範機廠



1. Xưởng máy tiện

2. Xưởng làm khuôn

飛虎輪船



1. Tàu Phi-Hồ 2. Tàu Phi-Long

收局。世界已達於和平。必然君所預定之碾米廠。行將著手進行。夫粟米爲我國出產之大尊。使有一碾米機器廠。則米商何等便利。而我人亦得有競爭華商之利器矣。

南定省城之清潔的組織。此亦屬於君所籌定之預算。如設陰溝水喉及電燈各事。都是政府所當開辦之事。然政府未能舉行。君曾向政府商議便利之方法。竊想此等組織。將來或必由君之手而成之。亦未可知也。

就現在言之。人多謂白泰君對於交通事業。多著意於水面上。抑知夫君亦著意於陸面上。君既謀得火船事業。則何不可謀及火車事業乎。君擬欲由南定經太平往海防。築一條小火車路。雖前此亦有人於錦江及寧江府設火車支線而不利。然君意以爲南定太平乃北圻豐富稠密之區域。今若築成南太支路線。以穿過此饒沃之野。繁聚之村。使之直接於海港。則其交通之便利何如也。雖此條火車開行。則白泰公司自南定至海防之船利。不無減色。然白泰君乃一愛國家也。不宜專務私利而忘公益。君欲北圻下流之人民日以開通。田地日以墾闢。則雖君之船利有減。而社會之進步日增。夫世界間之大營業家。常以利國益民爲前提。蓋營業性質。雖爲自己之利益計。而大營業則其經營之計劃。常於公衆之利益中。以求自己利益。此歐美各國所以賴有國中大商業大工業之組織。而國臻於富強。民蒙其樂利也。白泰君者。亦南國之大營業家也。君之營業。豈能外此公例耶。夫以白君一人。而其組織者如此。其籌謀者如此。則君之腦中。無一日而不有商功計利之念在。噫。欲其國之興旺。民之進步者。則要國中多得謀公利營大業之人物。白泰君其代表也。吾儕於是祈望君。祝頌君。然君之生平爲何等人物乎。余請與我同胞研究白君出身處事之歷史。

△白泰君之出身及處事者何如

世人述美國各富豪之歷史。常以出身寒微爲言。有少辰或則爲沿街之賣報丁。或則爲雜貨之販賣卒。而其後也資擁億兆。富敵國王。至世人稱之爲國中之煤油王之鐵礦王者。今試觀我國之白泰氏。想亦無異於美國各富豪之身世。君亦寒微出身也。君河東省安富社人。生於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今年四十五歲矣。二十一歲辰。君於某西人處當工。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因法國勃都城開賽會。君得遊法。而君由此得接觸歐洲之文明事業。確知白君此後營業之智想。其必發闡於遊歐之日無疑矣。君歸國後。適當珥河長橋開始建築。投功於此。其辰遇北圻各火車路一齊起辦。君遂與某法人合資。向火車局包賣配置鐵路之橫木片。而君以一身穿山入林。採買木材於清化。又安各省。其忍勞耐苦爲何如。木商完結後。利益數萬元。君享有其一。君之手中。挾得致富資本自此始。使君之志願。僅以一小富戶自限。而擁此數萬之資。置屋造田。且摘其餘者以購取社會上之一名。作世間小富貴神仙足矣。然君非此等人其流也。蛟龍得雨。志在飛升。豈僅以一步自限哉。木商之後。君見其時有出港麥品之各商家。人人皆以麥商爲利路。於是君亦傾向於麥商一事。與某號訂賣麥之合同。不謂買麥者多。而又值麥荒之歲。無論麥價騰貴。交易上受其虧損。而卽君所訂之合同。亦不能如數以應。因此而訟端生焉。一經訟事清結。而君所有之資本。亦幾被麥商之風潮一捲而去。三載之薪。一朝之燼。回視此日之日。亦僅成昔日之日之白泰已耳。

天下間可以灰心喪志之境。都從失敗中來。然得之與失。白君本視之泰然也。得之之日。無自足之心。失之日。無自餒之志。白君非惟抱負者大。而其眼光極達也。君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大丈夫

不以成敗易念。吾欲往斯往矣。其辰有南定抵當局鬪價領徵之舉。君出而領徵焉。抵當局之開辦。而君之資本漸漸恢復其舊觀。由是而徵市稅。而設酒局。君只積極進行。以至於興旺之極點。今至商船一事。回視之昔日。其偉大爲何如也。噫。白泰君乎。君之事業以一往無前之氣而爭得。然彼蒼其亦默爲栽培。以酬君之志償君之功者乎。

今以前白君出世之歷史。大抵盡於此矣。纔經二十年間。而空手做成大業。中間一段。遇磨折而增其歷閱。遇險阻而堅其毅力。白泰君亦營業上不屈不撓之一流人物也。

夫人而有堅毅之力。則無往而不奏成功。余見世人每談一事。劃一計。無論政治也。學問也。經濟也。或以自家程度未達到諉之。或以前途遠大。見難而畏之。然天下間凡百之事功。豈有中停之理耶。不進則退耳。國之政治亦然。而一公司之經理亦然。所賴以進步者。關於自己。有進取之毅力。今日人類置身於競爭之世界。其進退之境。無異撐船於危湍急流之中。使不憑毅力以猛進。則終見其落人後耳。白君能使用此毅力。故君之進境。非惟不爲危湍急流所阻礙。而且有順風張帆高飄遠颺之勢。

君之成大業者。由君有堅毅之心。而亦由君有果敢之氣。夫有堅毅之心。雖能持守於危變之辰。而無果敢之氣。則亦難以戰勝於競爭之際也。世之以成敗論人者。多諉之運命。然縱曰。有運命在。吾儕可聽彼自安排。而俯從之者乎。運命一怪象也。惟憑人生果敢之氣。足以制勝彼而已。泰運者猶處女也。我不突出以爭之。則彼不來。否運者猶孽匪也。我不揮手以逐之。則彼不去。故吾人而常憑果敢之氣。以爲之應付。則我常立於優勝之地。而事無不成。如白泰君之營業。其先例也。然所謂果

敢之氣。豈是合眼放步以爲之哉。蓋凡事於既籌料之後。卽果決施行。不少遲疑。不稍猶豫。要達到成功之日而後止。白泰君果敢之氣。卽此之謂也。

堅毅也者。果敢也者。而無智慧以爲之主張。則營業之資格猶未足也。白泰君乃堅毅果敢而饒有智慧之一流人物者也。君能知辰勢之趨向。君能明社會之利害。凡各個事業。一經君之眼光之腦思。卽便能判成敗。且君又能解識我國民之性情。是以於君與外商競爭辰期。人人皆爲君危。而君自信曰。我國人之團體心大鞏固。君只乞援於同胞之團體心。而能傾倒彼華商之勢力者也。

君既有此三者之資格。而復加以君之組織手段。太爲精密。吾儕試思船商一事。何等繁複。而君之布置。井井有條。想歐美之航業家。亦不是過。非組織之善。曷克有此。雖近一二年間。君因一次櫻病。手足之康健運動。其一半部分。已不如前。然賴有阮君文盛者。爲君之代表。阮君之爲人。最勤敏慎重。諳於公司內各事。能代白君經理其一切事務。噫。阮君也者。亦白泰氏得力之佐貳也。

吾儕試觀君之事業。君之用人。則足知君公司內治事之規則矣。白泰公司雖屬私家之營業。而其商業之行政。無異於一公署。帳簿炤從西式。而接人處事。參酌以國俗。君之治事室。主人之下。各分司課而辨事。書記房也。支收課也。此爲打字機。彼爲珠算手。就室中之事務而言。已有融合新舊之光景。書電紛集於几桌。來客擠擁於門庭。想一省公使署事機之繁冗。亦不過是。於法國說部中有顏之曰海王。乃寫出美國某富商營海船事業。航行遍於世界者。然白泰君現在之江船事業。北自宣光。南至澁水。東自芒街。西至陸南。皆在君公司航行之範圍內。然則君也者。其亦北圻江上之主翁乎。况君營業之器度。亦彷彿有美商資格。如法國說部中所云者。試觀如君名其船曰嘉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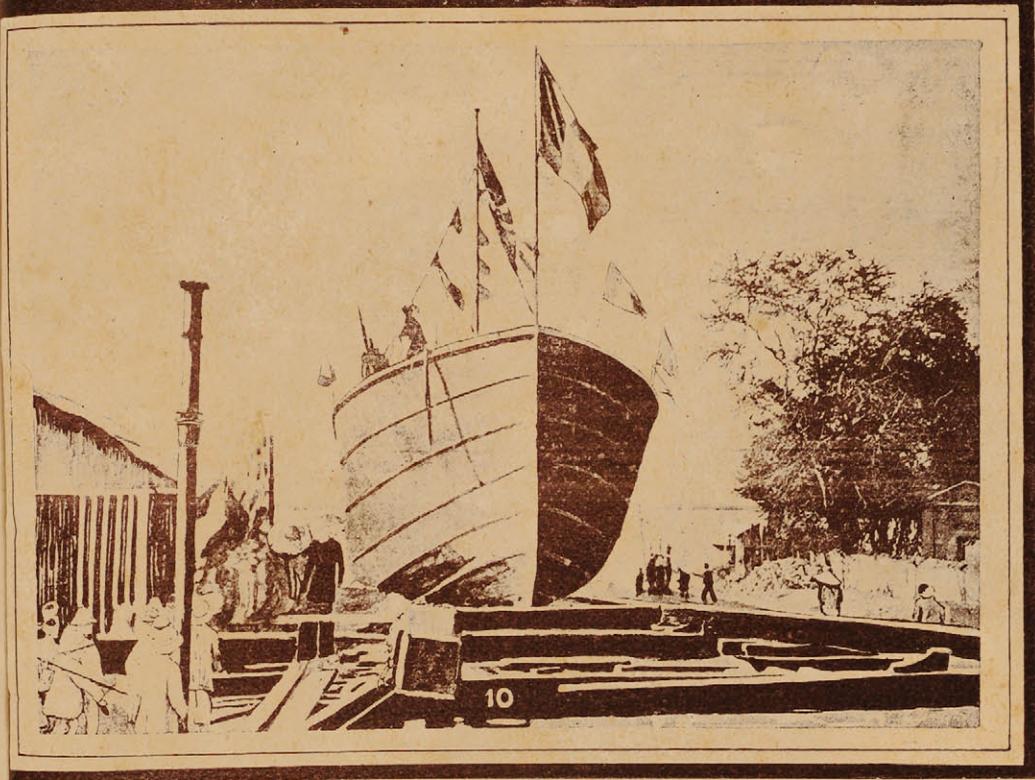
明命嗣德咸宜。徵側徵貳。黎利丁先皇各船。皆是我國歷代帝王之名號。讀過君之船册。亦足令人觸念古先聖主賢君。締造我國一段光榮之歷史。噫。世人有以名爲諱者。君於古人之名。則思有以表揚之。以發起後人之感念。白泰君乎。其亦不忘本。而能崇拜古昔英雄之一愛國人物者乎。君治事室內之裝飾品。又自成特別體格。迥異於各商家。絕畫奇筆之品。非君所適用。君只壁懸各船舶之舊圖樣。而曾經華商及西商向君出售者。坐桌之對面。有懸金朋兩字。金朋者乃一華船名。卽前此華人曾利用此船以對君競爭於北圻江上也。不謂華人失敗。而此船復爲君所收買。華人於交船辰。故意收回彼船所釘揭銅板之金朋兩字號。君乃顧律師。從法律上取獲之。留爲君坐前之玩品。噫。彼舊船主一入君治事室。目擊自家故物。其痛惜爲何如。然彼等之痛惜。卽白君之得意處在此也。

尤有一事可爲白君讚羨者。乃君不效世人之常態。而急急於虛名者也。夫名譽亦世間最貴之品。價然得之必以正。必由在上。有頒賞此名譽之主權。察其才能。審其品詣。以公平之準。而頒給於社會各人。此名譽之貴重。所由以發生也。若奔趨逢迎。獻媚求競以得之。則是亦僅務虛名者流也。以白泰君之事業。之資本。之勢力。使君而有務虛名之念。則竊想今日吾儕之呼君者。亦不僅單有白泰權三字之名而已。然君則不尙奔趨逢迎獻媚求競之態也。文武品銜。於君無所有也。金罄佩星。君亦不若人也。卽至彰美佩星。乃政府所特設以頒賞於國中凡有功於寔業之各人物。而聞君亦未曾得預其列也。噫。品銜金罄佩星。此乃吾人所視爲貴品。君之知貴與否。寔未可知。然今日見君於上叙各項。既無所得。而回視君於社會上之事業。又如此其偉大。如此其有關係於國民經濟之

途。則吾儕亦不敢謂白君在我越南社會中之無何等價值也。況於銀行上。原預定君之一署名。當得幾萬元之價值。則此等之光榮。想亦較勝於世人口頭之稱呼者。而白泰君之所視爲緊要所視爲眞名譽者。抑或以此噫。世人之尙虛名者。其取鑒於白氏。而稍思醒悟乎。

本篇鄙人寔極力表揚白君之事業之志氣。然請讀者諸君。當體諒白君何以得吾人之表揚。蓋雖曰表揚。而其所舉之事業之志氣。直不啻從寔事上書出耳。以我同種同族之一人。而有此等事業。此等志氣。則吾儕當揭出公世。以爲吾同胞進步之炤鏡。使得知我民族亦有營商之能力。營商之資格。而無徒自餒。以讓外人操其利權。若夫屬於白泰君之道德心。鄙人常聞我人輿論。有謂之爲「忍」。亦謂之爲「譎」。者。噫。人生在世。未有完全而無缺點。故觀人者。當取其所長。略其所短。且又當爲原諒。方不失公平之道。殘忍與狡譎。固非美德。然吾儕當知夫今日之日。乃權利競爭之世界。使挺身立於商場上。使用大資本。經營大事業。而或遇權利與人有衝突之時期。則必有斬釘截鐵之決心。臨機應變之急智。而後可。而不可以仁柔。或以誠樸爲之對付也。若夫忍與譎。而超過於所當對付之界限。方謂之過當。吾只望白君之道德心。不失之過當斯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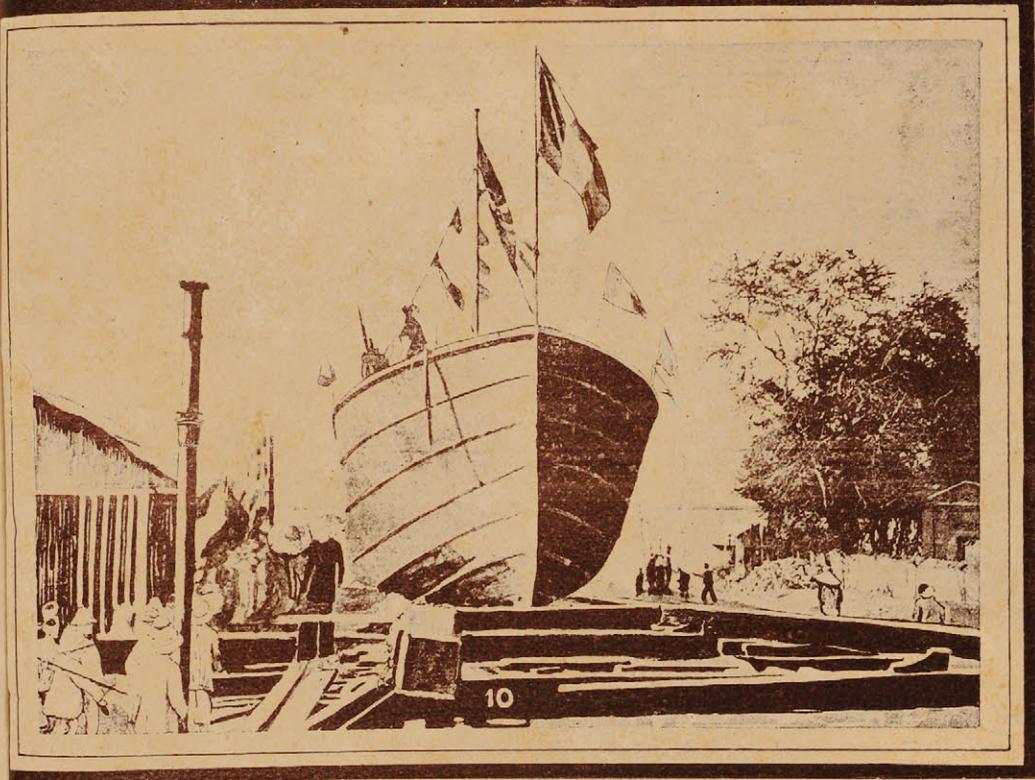
夫白君之事業之歷史之身世。寔足以爲我國理財上之最新人物。君未來之前途何如。余未敢知。而卽其已發表於社會上者。則顯然有案證。可使吾人由此而研究其爭商之寔行的方法。白君亦我純樸之安南人也。不要求政府之給助。不借援外人之資本。而能自樹立。臻於興旺之極點。然則爭商之道。非我南人之所優爲者乎。吾望白泰君由此而日進焉。吾又望我同胞其偕白泰君而聯手並進焉。庶幾國民理財之問題。可以解決。而我國家亦儕於盛旺之光景。此正鄙人所以編述此篇之深心也。



1. Tàu « Bình Chuẩn » lúc đương thả, trông đàng mũi



2. Tàu « Bình-Chuẩn » lúc đương thả, trông đàng lái



1. Tàu « Bình Chuẩn » lúc đương thả, trông dằng mũi



2. Tàu « Bình-Chuẩn » lúc đương thả, trông dằng lái

以血而培以肉。噫。何其義俠也。况我官吏之對於我國民。同此境土。同此種族。就同胞主義上論。應有無量數之感情。試思一家衣食。悉竟皆百姓脂膏。縱不知痛癢相關。詎忍吮血爲肥身之計。何見利忘義之太甚也。

嗟嗟。廉恥靈魂。豈應盡消散耶。道德強權。豈應漸薄弱耶。堂堂祖越四千年文獻。骨格猶存。故文明一轉而爲新野蠻。亦上流社會之先担厥咎耳。如之何其然。得非金黑易染。銅臭難辭。利市必爭。謀壟斷其特急。賭場已晚。恐括囊之或遲。錢乎錢乎。殆而殆而。攫得多數焉。自相矜曰。何其巧。何其奇。攫得少數焉。又相笑曰。何其拙。何其癡。甚乃羞顏低眉。唾罵付之。額首相拍。忍拳吃軟。惟利是尙。見義不爲。當此文明交代。辰勢轉移。工戰商戰。潮漲風吹。功利日競。道德日微。新學未熟。舊教已虧。有血性者爲種類悲。夫孰不汗浹骨而淚沾衣也哉。樹也不才。老將至矣。故園夢想。逼乎其來。自問二十餘年。往復太平。無何勞狀足以污紀念碑。何等慚怍。猶憶爲府縣辰。上官供億之煩需。親故餽贈之冗費。欲爲處女耶。勢不得不流於倡。欲爲齋僧耶。勢不得不轉而雜。輒於建昌公署有題聯云。『道德亦蛇僧。動與酒博徒爲鄰。巫蠱女爲緣。猶談靜默。風流真蠹妓。外有金銀丸數篋。青紅衣數片。誰解中虛。』蓋自况也。迨陞省臬。正維新之第一紀元。顧名思義。有所感觸。歲辰節禮。曾已對屬省僚佐。一切戒除。此蓋噉齋知辛。非敢作過橋折級觀也。猶念人情世故。太廉未免太貪。是以中夜焚香。懺除官孽。惟恐清修未了。此生心事。安敢逢人便道。適以招尤。近得之同志上審院總督申大人極力呼號改良最急切之第一主義。本擬共表同情。從而鼓動。但內反猶疾。正恐言無價值。縱自

焦唇敝舌。未必能發出公衆之感情。且事涉禮俗。善則從。否則改。容我自擇。容我自爲。不先責我。猶倚賴人。更恐失之太晚矣。適閱報章。欽奉

皇訓。捧讀之下。感激無涯。輒敢發願。我等官民一德一心。世世生生。猶公認爲鴻貉子孫。則頭上君親。應共誓以銘戴。要之民猶流也。官猶源也。源潔則流自清。官猶表也。民猶影也。影端由表之正。則夫仰遵 聖諭。俯迪官箴。洗盡貪塵。揭爲民鑒。是在我官吏等之先自猛省云耳。

● 傳 記 汗漫遊記 (續八)

阮伯卓

▲ 上海之法國事業

〔第九章續〕

吾述上海之光景。而不得不略敘法國在亞東第一繁華都市之上海所建設之功業。在各租界內。非無英美諸國。同辰擴張其勢力。然英美功業。余不暇敘述也。余只就法國功業敘述之。蓋此等功業。想凡吾國人皆急所欲聞也。法國在上海之租界。大約與河內城廂等。而繁盛之光景。則不知幾十倍。沿黃浦灘一線。則火船輳集。都是航行歐美之大輪船。岸上則各航業公司。及各貨棧工廠。雖少香車寶馬之勝。而百貨堆積。洵爲海上運輸事業之中心點。租界法政府。一年關稅之所收入者。極豐。因得此浩大之收入款。而經理其租界中各事業。如道路之修整也。城廂之潔淨也。凡百施設。皆爲中國人民。謀安居樂業之幸福。自黃浦沿公館路。經過法工部局。以至於嵩山路一帶。(現改爲霞飛路) 中國人商業極盛。其貿易都是中國之土貨。如綢緞布帛之類。嵩山路中間有設中法學堂一所。收容中國之學生入學。以傳播法國文明思想於中國少年子弟。由嵩山路乘電車以達於徐家匯。則

(傳記) 汗漫遊記

二百〇九

(傳記) 汗漫遊記

二百〇十

有法國之博物院一所及天文臺。而法國教會之學堂。亦於斯焉設立。余曾於某禮拜夕。入堂參觀。見各教師方與中國兒童散步於運動場。其愛護之情。極爲周摯。纔離繁華都市。一入其境。便見茂林芳草。別饒幽致。堂之附近。卽爲天文臺。此臺於東亞最爲著名。向來曾得確實之觀測。以報告風雨之候於各方面者。我東亞航行家之安全。其獲助於斯臺者不淺。租界鄰於上海縣城。故以雙方比較觀。一爲汙穢。一爲整潔。判然霄壤。租界內之警兵。大半是我越南人。約數百計。而我越南人於出外當差。頗能自重資格。其保護居民安寧。極見慈惠。周至。且彼輩離國。置身於萬方湊集之都市。見聞頗廣。人格亦高尚。况法人在異地之對待其保護民。更增一層親密。吾儕試觀近今歐戰辰期。而在中國各法界。皆安南兵担任警務之責。且得以維持安寧秩序。則我民族有任事之資格。可無疑矣。可惜者。我人商業。得此良好之地點。而不能伸張於國外。以廣利路。在租界內。只見有一安南人繡行。設店於天主堂街。名爲南格號。然近聞南格主人已謝世。不知君之諸子。其能繼續先志否。

第十章 滬上遇同鄉

一日余自陳寓乘電車到新靶子路。車之盡頭爲美公園。余在滬辰。每日常由此路往公園遊玩也。是日因余心亦鬱悶不自得。午餐後。卽刻出街。到公園。纔一點半。日光熾烈。園內無一人影。守園門者。以辰刻太早。拒余不許入。余折而西行。約數十餘分鐘。見有村落。蓋是處卽租界外之中國人村落也。入村道之兩傍。均爲墓地。纍纍草塚。千百成行。然最可驚怖者。中國人拘於風水之習。死不卽葬。以其棺露置於地上。以待卜吉。或經年而猶未收葬者。傷哉死鬼煩魂。新屍遍野。其礙於衛生爲何如。經過墓地。卽抵村坊。村可數十家。連壁而居。營織紡業。村之左有一園。卽居民所栽之花園。

也。園五六畝。主人居屋在園之中央。庭前構一大寨。滿貯花盆。寨之蓋瓦。全用玻璃片。使之避風雨。而透日光。園內則栽植各種奇花異草。男女工役。應汲水灑花之役者。約十餘人。蓋畔城之栽花種草人。非屬隱逸的性質。乃營業的性質也。余扣門入。役者報主人曰。買花者至矣。遂引余見主人。主人詰余來意。然彼爲甯波人。語殊侏儷。余不能辨識。並彼對於余所操之華語亦然。迫得彼我相顧無語。繼彼於後園招一人來。其人向余作一陣長談。則日本語也。斯辰余操粵語答曰。『我唔識日本話。』其人聞之。現驚怪狀。撫余肩。操南音語余曰。君是安南人耶。來此何爲也。彼我兩人相顧。乍悲乍喜。忽驚忽懼。目光對射。鄉國之情。不啻電氣交感。迫得余無語致答。只反詰曰。君亦安南人耶。來此何爲也。其人展然一笑。握余手引至一長橙上。招余坐下。夫我以粵語答。而彼何以辨識爲南人耶。蓋我南人初習粵語。多不能脫離其本國語調。雖中國人不能知之。而入於我人之耳。則涇渭自判。此寔久於在外之我人。屢試屢驗之法子也。斯辰爾我兩人共坐於庭邊之一橙。兩相詰問。來歷。園丁男女約十餘人。性頗好奇。羣來繞余等聆其音話。以爲樂。一若彼等視余兩人爲演劇家者。余同鄉友則服用粗布。手足籃縷。然不曾露羞赧狀。屢向予示憐恤意。不暇自哀而哀人。友可謂自位置太奢矣。繼主人出。主人亦解事人也。盡屏去園丁。使之各就役。然後招予等入坐。以予同鄉友爲譯員。開始談話。主人曰。予留元君住此。（由余同鄉友投入此園改爲元姓）亦知爲一辰失志之士。非勞働者流。予雖園居客。以栽花剪竹爲業。然有崇拜志士之念。諸君抵此。必有目的。幸以好音見示。俾林下人得知國家前途。寔所欣感。請元君勿終以秘密待予也。蓋斯辰園主誤認我兩人爲粵東革黨也。元君曰。我等處粵東。原是學堂中之學生。誠如先生言。非勞働者流也。然因前年余以婚事不遂。迫得離

家東遊。去辰未及呈我兄長。在東漂泊。失學無業。故不欲與故鄉父老相見。抵滬投先生處。原欲苦其身力。以爲自己之懺悔。詎意我長兄掛念四處尋覓。今幸相遇。團圓有日。寔僕等家門之大幸。而先生庇蔭之澤。未嘗敢忘也。其他豈僕等敢知哉。繼又向主人曰。後生今日得遇兄長。迫不得不返粵。請辭主人離園役。主人曰。可矣。余非敢強也。姑從其便。然只望諸君留我以紀念。爲敝舍光。繼出紅紙一對。使余等各署其一。余乃署云。『是處爲兄弟今生遇。』元君署。『知君有松菊古人風。』署完。共向園主作揖而別。

出園後。元君問余以駐址。余以陳寓對。元君搖首弗懌曰。馬霍路傍之陳寓耶。余知之矣。余曾一訪此宅。計今兩月以久矣。陳君真君子也。然現日彼尙在於困頓危險之辰代。非吾儕可依托之穩巢。君乎。君之出門。至今已幾年許。予答曰。一年有半。元君曰。然則君流落之日子。尙淺於我數年。噫。流落乎。吾儕此後當以何地爲歸宿點。君曾念及否。予初辰隨友出遊。以爲此後可藉朋儕之資。送覓一學校以求學也。乃予抵港後。見一般出外人。只急於目前近功。而學問事業。不之過問。予竊思吾儕離鄉去里之目的。不過在求學耳。與他諸人聚首。安保無失敗之日。一旦學資無從取給。寔爲我少年前途之阻礙。故在港日。余已決意不倚賴內款。謀自樹立。凡一一資給。都行辭却。卽余囊中所存之金。亦悉散諸其友。大凡世間境遇。置之危地而後安。置之死地而後生。余竊有此想也。余離港之日。寔爲無船票無行李之越海客也。雖然。予之初意。豈欲倚人爲生活哉。寔欲從予苦力上。自樹立耳。在港辰。予結交一水手。覓得某船火夫之職。船將渡日。予落船應役。爲三島行。抵東上岸。君乎。三年內居東之歷史。今無暇向君絮述。大抵不過苦力求學之光景耳。始焉而覓工役。繼焉而入

學堂。予今不能忘者。某醫學博士乃我之恩人也。遲我數月。則我已領得某校之畢業文憑矣。不意外來變故。迫我不得不輟學。離東返滬。抵此去年之七八月也。上海人物。予交接殆遍。予亦已投一報館。當翻譯東文之責。然因館中人感情上頗淡。故不久亦辭職。陳君則予最欽慕其人。然前幾月僅於儔人中一面。亦未嘗以國籍告彼也。予之投此園也。寔以覓工之故來。由彼下等飯館之一女所介紹。君乎。海上繁華。豪傑萃集。豈無可收容我輩之知己者乎。雖然。予厭矣。予更視彼湫隘之一村。頗有生人趣。予之前途何如。正未可卜。若長此流落。則受人庇蔭。他日何以對知己。卽對於在內之同胞。猶不欲爲彼等累。何況外人。予投此園一月。工資八元。足以自給所操之業。則灑樹栽花等役。借他人松菊。消遣自家的悲悶。殊爲暢適。雖然。今既與君相遇。必招園中人見疑。這個樂土。非我可久留地。君如肯偕我結伴爲苦力自立計。則請君歸陳寓。以行李來。與我同宿。吾儕另別覓他業也。予於是訂以明日與元君共宿於美界某巷之一小樓內。

予移到元君寓後。由某教士之介紹。得領抄錄新教會書籍之役。於美教師羅德先生。先生給工資亦平允。每張捌頁。洋銀一角。予與元君每日費三四點之力。已達三十餘張。計工資當得三元以上。於是僱用一中國童子。備雜役之差使。予等則每日用功約四小時。學話早晚各一時。其餘則遊玩各公園勝地。以消遣旅况。吾輩兩人。形影相吊。刀筆生涯。荏苒已達一月。計剩餘之工資四五十元。合予囊中所存之金。亦達百元之譜。方約數月後。吾儕稍裕資金。連袂往南洋。投某開鑛廠。從事於採鑛事業。蓋此從某議員。代爲予等獻策。卽所謂國外營業之策是也。一日夕陽乍斂。海風入閣。予與元君用工畢。相約出街。元君謂予曰。吾儕今日可上某酒樓一飲。消予塊磊。何如。予贊成之。遂命車卜飲於某界之陶陶館。元君終歲不飲。飲必醉。醉必歌。君不解歌曲。然聲且清楚。大抵君之歌調。

(傳記) 汗漫遊記

二百十四

特不過浪頌古人之詩曲已耳。但在異國人聞之。初不辨其雌簧。且引爲奇觀。故於桂林卒業。辰君於宴後擊柱狂歌。同學諸友以善歌名之者。以此是晚酒半。曠元君亦帶醉起立而歌。歌竟。隔房有一客入見。客姓劉名某。直隸人。桂省之高級軍官也。通姓名。訖顧元君曰。我友非是。前年曾於日本東京一晤耶。元君以日久不及記憶。致答曰。我友纔所歌者。是何音調。曰。是南方特別的音調。劉君曰。有是哉。聲悲而壯。其中多慷慨之氣。非鄙俚比。遂呼侍者以筆紙來。請元君寫歌曲。元君書云。丈夫生不能披肝折檻爲世扶綱。常逍遙四海。胡爲乎此。鄉回頭南望。邈無極。兮天雲一色。徒蒼蒼。立功不成。學不就。少壯有幾辰。兮坐視百年身世。驅陰陽。撫掌狂歌。問斯世茫茫。天地安得知。一知己兮。試來對酌。予觴予觴。擲向東溟。水東溟之水。萬隊起狂瀾。予觴擲向西山。兩西山之雨。一陣何汪洋。予觴擲向北風。去北風揚沙走石飛。殊方予觴擲向南天。霧霧中有人開口一飲。遽然醉天地。宇宙渾相忘。予不醉矣。予行予志。男兒自古事桑蓬。何必窮愁泣粉梓。

書訖。劉君撫元君之肩而道之曰。是矣。是矣。君乃前年東京某校之寄宿生也。諸君出洋遊學之志。予已得之。友人詳述其顛末。君在校已卒業未。何不別投高等校。旅此有何幹。元君曰。吾儕流落的人。豈似諸君或携資金。或領官費。循序修進。以卒其業。要之行歌旅嘆。皆吾儕之天然學課也。迫得離校遊滬。旅此不過偷閒度日。不曾幹甚麼事。然離此想亦無事可幹也。元君遂操日語。與劉君叙述。吾兩人離東之顛末。及旅滬的光景。劉君曰。大丈夫既出門於無事。宜投校學習。以求寔踐之知識。光陰浪費。誠可大爲憾惜。其遠者無論。卽從生活上計算。古人云。一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一在我中國內地。凡人士領得一卒業文憑。卽隨遇便有用處。諸君乎。處諸君之境。今日若無別事可幹的。則無寧假定一立脚地。構造自家生活的資本。諸君地位。與我們中國人地位不

同。若東西南北窮年碌碌。雖結交滿天下。高談雄論。傾動一時。究竟對於諸君之前途。有何裨益哉。我今爲諸君獻計。中國地方。音話不同。卽一省內之土音。當局者亦不能一一辦識。今日諸君宜投某一省之籍。覓校投考。領官費入學。學之辰間。只知功課爲重。此外若不聞問。迨卒業辰。諸君可出當差使。以圖樹立。此諸君之立脚地在是。而自家生活的資本亦在是。我官於桂。同僚中亦多有好人者。諸君如聽我言。我將介紹諸君投桂林一學堂學習。縱不能考領官費。學資吾儕亦可辦到。廣西有太平府思陵縣者。地隣於貴國。音話雖不同。而聲調頗近似。諸君其認爲思陵籍可也。劉君又曰。我視兩君。不啻同親的兄弟。幸無客氣相待。有話直講可也。元君起立致答曰。敝等窮年牢落。得先生指迷開塞。仁俠垂庇。豈不引爲天幸。然適回憶前年某醫學博士。亦一度見庇。乃終之因意外事。致輟業離校。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無以報知己。至今耿耿未能忘懷。此敝等所以纔聞先生言。不覺望息而悲。仰德而懼也。劉君曰。予之所期於諸君者。在諸君能担仁其自己分內之事足矣。意外的事。豈吾曹所能預料。凡人能盡其分內事。便可以報知己。諸君幸勿過慮。從予計可也。今夕晚矣。明日另再會商議。於是。以某現宿之旅館地點示吾輩。約以明早十點相晤。遂向吾兩人握手告別。予與元君歸寓後。回憶劉軍官之言。不覺爲前途增悲感。噫。前途乎。前途乎。予屢披荆掃棘以進。而詎意今日尙置身於惶恐灘頭。冷汀洋裏也。大丈夫生世。不患其多難。而只患其虛生。予等東奔西走。茹苦嘗辛。豈多難之是懼哉。惟自問身世。則孤志獨行。異邦作客。一旦樹立無狀。把此七尺軀骸。與他鄉草木同腐。虛生到此。不誠生人之大恨事哉。予等兩人歔噓相對。百緒交并。若於我前途不能取決者。繼元君語予曰。吾儕既走到此地。步東西南北。無往不可。我與君請從今日始。以四年爲限。絕朋友情。拋鄉國夢。伴人作一學徒。其行止四年後。另作計劃可也。商議定。夜鐘五下。予等亦寢。

(傳記) 汗漫遊記

二百十六

翌日早十點。予輩抵劉寓。君出一長電示予曰。此電乃鄙人拍寄某當道。爲諸君作介紹也。姑待諸君意決。予另拍發。予等答曰。敬奉尊教。仆等已意決矣。劉君乃呼侍者。即刻向電局拍發。而君則留予等於寓。對酌作閒話。君年歲與我等相若。而一言一動。有長者丰度。性沈默而決斷。軍人資格。不似文士。故對人劃一策進一話。只簡直說去。不尙修飾。憶當日君向予等告曰。諸君必以志士自許乎。我請爲諸君獻忠告。古人多行吟澤畔。慟哭天涯。此等態度。徒憔悴其身體。勞悶其神智。以死於志。殊無益也。大凡人生在世。宜屏去其無益之煩惱。而求修進之前途。學得一藝。辦得一事。卽人生快樂在是矣。若無所事事。而徒言志。特不過好名之士耳。試觀劉君此言。可想見其人品之高尙。及精神之活潑。

隔二日。劉君親抵予寓。手一紙相示。卽某所覆之電也。電云。『據電知悉。依請。允準投校。祈飭諸生立卽投到。』一繼出廣西銀票一百二十兩。及公文一紙。介紹書兩封。及別紙一張。曰。予北行之船期已在卽矣。請諸君領此款爲路費。並到桂後。以某公文呈當道。并以介紹各書。轉交我諸友處。必有人爲之照顧一切。至於行程路費。予已計列一別紙。備諸君之查考。予行矣。祝諸君一路平安。辰予等方欲有言。劉君急止之曰。無須客氣。時間急矣。予上船在卽。諸君今夕亦當束裝就道。予今暫別。後會有日也。予等遂送劉君於碼頭。其時則劉君滬上諸友餞行者亦數十輩。君上船纔半點鐘。船已起碇。迫得雙方不言而別。

閱者諸君乎。劉君約我後會。然則君必有重來之日。使我得伸銘謝之意乎。雖然。自告別之日。至今草此遊記之日。余等尙未能與劉君訂後會之緣也。有之。惟入學之第二年。僅得君從北京寄來賀年之名片。上書平安二字已耳。可敬哉斯人。寔余輩未嘗一日忘懷也。

〔未完〕

●辰 談 中國辰事

中日福州〔福建〕案之交涉。中國外部已派員合與日本派員就閩省調查。由此次雙方衝突。乃因中國人之抵制日貨。及日本之派軍艦到閩而生出。然聞中日兩政府。方從事調停。想不日亦可和平了結云。

◎國內之部

●東洋新仁全權龍大人之佳信

近日沙露全權大人歸國。因得再舉。大人欲留法以盡議會之責任。大人現於議會中。爲擴張屬地黨之首領。我國之命運。或賴大人在法之提唱。而有所造就於將來前途。今則法政府特派龍大人爲東洋繼任全權大臣。龍大人於一千九百十年爲巴黎城議員。列名於急進社會黨。卽與沙大人同黨。其後大人爲外交部及屬地部委員。調查法德關於非洲屬地之協約。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四日。大人又投伍從征。因跌馬手被傷。一千九百十七年三月七日至十一月十七日。大人爲供給糧食部總長。歐戰議和之日。大人又充委員會。討論屬地問題。最要者爲中國山東問題。於一千九百十八年三月。在里昂城開研究屬地政策之會議。大人爲之議長。曾讀一演說文。中有一語解釋殖民之意義云。『殖民之術者。乃由富於歷閱於文明於財力之國。以之資給於其他新進之一國。以助進其屬於政治經濟及社會云。』此語也。想可以見大人對於屬地之政策。吾儕方翹望大人。以此政策。而贊助我國政治經濟及社會之進步焉。

(辰談) 國內之部

二四十八

▲東洋全權電唁雲南唐督軍夫人。唐繼堯督軍去年居母喪。今年又有中年之感。公以西南偉人爲國柱石。而屢櫻家變。英雄心事。外憂內顧。百感交并。近日全權大人接得訃書。已致電唁問。哀哉唐督軍元室袁夫人。

▲河內市會之觀察

我民族生聚於國土上。已幾千餘年。昔辰國民之所聚集者。除政治之團體外。其他屬於社會上。則只見鄉村之間。或開席以燕飲。或合良朋會以分肉食已耳。凡所聚集之場合。對於社會上之經濟及其進步。原無何等意味也。自大法南來。灌輸歐西文明之業。非惟學術上政治上爲之革新。卽至社會上之經濟。亦爲人民徐謀進步。前各年設鬪巧局。以獎勵我人之工藝。近今又開市會。以媒介我國產物及技藝之消途。以聯絡我國寔業之交通。使國民於經濟上有所活動。昔辰製造各工家。只拘於鄉村之範圍內。縱製得良好之品。然無人見知。消路亦不甚廣。因此而工界愈日退步。今則有輳集之場所。以其貨物陳設爲自家告白。則工業及產物暢售之機會。不於斯是賴哉。雖曰一國之工業。其進步必以漸。從市會上觀察。一二年間未可遽言有改觀者。然使經五年而有進步之特色焉。或使經十年而有進步之特色焉。則市會之成績。及我民進化之成績。可於是卜之矣。吾儕於是請從今年之市會的觀察。市會中有兩種貨物。爲天然土產物。及人工製造品。天然土產物。雖屬一民族生活之根本。然有此物項者。則可爲國土的讚揚。而不可爲人力的讚揚也。若就人力的讚揚。則當考察之人工製造品。各西商家之陳設品。及外國人之陳設品。其機器之精巧。無論已。吾儕只就東洋本地人之陳列品觀之。工藝之精美。想宜推北圻爲最。綉品雕刻品銅器。是其原有之長。

技。至如效文明新式。其工業有新辰之趨向。而影響於商業競爭之途者。則如白泰公司之各船。河東之磁業。山西之扇。不減於日本之扇。河東之錦。現辰最適於被褥之用。然將來進步。亦可以代替中國之錦。他若喜砲。則我國人向來曾購之中國。然自有爭商之風潮發起。河內香記號。能出心裁。製成喜砲。其紙質全用土紙。而砲聲比之中國。砲有過之無不及。就北圻產物而言。寔顯有進步之光景。次言乎南圻及中圻。南圻陳列之貨品。幾若可爲地質的讚揚。而不可爲人力的讚揚。百穀也。橡皮也。麻布也。全賴於地力也。南圻地力之饒沃。我人皆知之矣。他若中圻。如平定之笠。承天之帛。廣平之雕刻品。富安之綢。連城公司在廣南所織之縐領布帛。及其鹹水。與夫救旱水車等件。其物項都是由民間習慣製就。逐漸進步改良。非屬於新辰製造品。至於手工各品。程度尙屬幼稚。想中圻人民。須當竭力擴張其工業。然後可以言進步。何也。中圻之土地。不若南圻。非有所恃以坐享天然之利也。則必於工藝是務。而工藝一途。則較之北圻又何如也。此寔中圻人想宜憂懼而勉勵之者也。今余請言中圻產物。何以不若北圻之緣故。在北圻爲交通便利之地。又爲開國最古之地。宜其品物良美。此在人人所知也。然於此緣故之外。復有多緣故存焉。北圻多富戶。而中圻多宦家。凡製得一物件。出售之於宦家。不若出售之於富戶。其交易一事。最爲簡便。而中圻則除宦家外。營業之人。無論如何富有。約支出百元以上之款。買一玩具或裝飾品。實寥寥罕見也。况北圻人之用品。實爲自由。而中圻人之用品。原有界限。如家室衣服。檯桌等具。北圻人任意得雕刻綉繪製作。中圻人則隨其人民等級而定。由此觀之。則在中圻奢侈品之不能暢消。似可養人民之儉德。雖然。自家不能用。則工界無由進步。而技藝終不若人。想亦非社會經濟之利也。且也。中圻人因人民之

(辰談) 國內之部

二百二十

慣習。而公衆場所。無精美之陳列品。凡民家有寶貴之物。以秘藏爲得策。向公衆陳列。恐一入於官家之耳目。或不能保存。故聞有札飭開闢巧局。或市會者。則人人皆憚煩。而早思保結。以了事。非若北圻人之能踴躍預備於事前。要以其工藝美術。向世人告白也。此等慣習。雖亦由有多緣故。然要之實在人民不知闢巧。或市會之意義何如也。夫闢巧與市會云者。乃在乎介紹產物於世人。以使其易於消售。其意義全爲助產物工藝之進步及其暢售。非是開闢巧。或市會。而有擾於民也。製得精美者。獲賞。而且得多數之出售。若秘藏家中。則誰其聞知。以向買之乎。至於現辰官場。已濡染大法文明之化。則誰不欲國民工藝之進步。豈有索擾於民。或見民之精美品物。而妄有要求乎。官吏者。寔爲國中人民而謀其產物之發達者也。且得保護政府。出其公庫。以開市會。原爲鼓勵民之工藝。贊助民之經濟起見。吾民得此良好機會。而不思踴躍以承受此恩澤乎。嗟。我中圻村野之人民。幸勿因畏官之緣故。或因憚煩之緣故。而不思奮勉於工業一途。使他年於東洋市會上。或有起色也。夫中圻一境。土地既不若南北二圻。則生活及進化之基礎。當以人力補助之。今一觀市會。則中圻之人工。尙屬幼稚。辰代。此寔於經濟上一途。正可爲憂懼者也。雖然。中圻進化之運命。關於火車一條路。南北火車未通。則進步之途。非人民所能爲力。此吾儕又望於政府急築成南北通串之鐵路。以補劑中圻人民之經濟者也。

▲漢文主筆通信地點仍舊。——近日因擬離北河歸里。故已致書各親友。以廣南之某地點爲收信地點。然茲因公事尙忙。一兩月間。未能離去。請暫辰宣佈。凡有親朋書信。祈矧前寄到河內全權府政廳內。忝名收認。或寄到河內行芄舖門牌一百二十四號。南風報忝名收認可也。何日歸里。另再宣告。恕不書奉。

阮伯卓敬告